

四書探微

中庸

袁翥鶚前人

哀公問政（下）

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；乃有關治理國家的法則大致有九項，即修身、尊賢、親親、敬大臣，體群臣、子庶民、來百工、柔遠人、以及懷諸侯。首先指出：修身則道立，認為在上位有國者的本身，先要具備了在修身上建立起良好的形象，從而以奠定執政基礎。而後尊賢則不惑，賢，指賢達，即社會各階層中之名流等，加以尊重其社會之身分，不惑，謂而後他們會一心擁戴你不生二心。三為親親；也十分重要，上親字，指孝行，下親字指父母雙親。能孝親，則族人之間自能信服而無怨言。此下要

禮敬大臣則不眩，眩是昏亂之意，大臣受到禮敬則必忠忱任職，分擔了政事責任。大臣之下，又有群臣，是任職比較小的官員，亦應加以體恤，則士之報禮重，謂必得他們的真誠合作和回報，所謂知遇之恩。下又子庶民，庶民，即一國之百姓。在上者要有愛民之心猶如愛子，則民心必將相互勸勉而共體時艱也。又來百工，即各行各業之從業人員，特別是製造業者，須加意照顧，如今之訂定勞工法、勞基法、勞工保險制度等，則其努力生產，製作器物，生之者眾，為之則疾，則財用足支應矣。此下



柔遠人，指駐在邊遠地區服務之官員和居民，乃至於歸順之藩屬，亦應加意撫慰，則四方歸之，謂邊疆民族將自動投順而歸附了。最後懷諸侯，即各地分封之諸侯小國，更應廣樹仁義，關懷其甘苦，則彼等必畏威懷德而順服大國之領導，則天下平治矣，以上是為治國之方針和為政之理念，以下指出如何修身之道。

齋明盛服，非禮勿動，所以修身也；齋，清潔義，指身心要清靜。盛服，是衣著要整齊，至於動靜之間，如視、聽、言、動則必須依乎禮，這些是修身的基本要點。而後去讒遠色，讒言，是身邊搬弄是非，言不及義的群小，宜去之以免受其蠱惑。又去女色以防亂心。此外，貨利財物要看淡看輕，道德則要看重看貴。這些是有勸勉賢人進德修業作用的。尊其位；即尊重他的官位，加厚他的俸祿，更要順應他的意向之好惡，是用來安定親信和親近近支的人。其次，官盛任使，謂屬下的官員多，人手足，則可任吾差遣以供辦事，也是在勉勵大臣的要務之一。至於對待一般「士」，即知識分子的措施，要以忠信之心態和加重其歷練以安定其信心，便是勸士之道。時使薄斂；時使，指差遣人民參與義務勞動之工作，如修護堤防道路，河道浚深等之工作，則應選擇時間

上農忙空檔時為之。並且薄斂其賦稅，這些措施，是用來勉勵一般百姓情緒的。至於對公職人員的任用之能力標準，日省月試，即是要動於查察和考績。既稟稱事，是給與和職事相稱的酬報，即今之所謂考核制度，或考選業務，這是用來勸勉百工的職事做法。又送往迎來，指遠地人民來此過境者要表示熱忱歡迎，回去的要送行，同時嘉獎善行，又憐恤其才能略次者，這便是懷柔遠人，即安撫使其來歸服之。此外還要為行將斷絕世系的諸侯，使之國脈綿延。也要協助已亡之國家復興。治亂持危，協助平治禍亂的小國，並扶持其度過危機。至於朝聘以時，是定期的朝貢和聘問，則應厚往而薄來，指禮品的贈予對方要豐厚些，而回收的儘量以少即可，這是以德服天下諸侯的禮義之道。總之，上面這些九經治國的理念，所以行之者一也，認是一種必然的原則。

凡事豫則立，指出此外事無大小，都必要有個事前的計劃和準備，如果倉促從事，則將會遭致敗績。言前定則不殆（音捷，跌倒之意），此指樽俎折衝，或言辭辯論等，事前也必要有個充分的心理準備，而不致臨事詞窮理虧而落敗。至於處理任何事務，前定則不困，也必要先妥為擬定計劃，周咨博詢，則不致於失

誤而懊惱。談到學道，前定則不窮，道學是大事，更不宜蹉跎光陰，亟要把握時間方向，則免於陷歧途也。

總之，政治措施之良窳（註）是十分敏感的，在下位之臣民，不獲乎上，得不到上層有關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平衡點，也即應有之權益，則民不可得而治，會抗爭的。反之，如果獲乎上有道，已得上級的認可支持，但不信乎朋友，不予認同你的做人方式，那就不獲於上了。

至於信乎朋友有道，謂已獲友情及社會大眾之支持，卻不順乎親，未能真正做好了孝親敬長的本分事，則不信乎朋友了。順親有道，已做到孝順父母之道，反諸身不誠；不出於真誠，則親心不能滿意。誠身有道，謂如已做到了真誠事親，卻不明乎善，不瞭然是非邪正以及善惡之分際，則又不能誠乎身矣。

這些從下位到誠身為止的連鎖反應，有國者亟應慎重其事，特別是用入之道。昔明代末崇禎帝（思宗）登煤山自縊時，在他衣上寫著：「朕自登基十七載，逆賊直逼京師，朕雖薄德匪躬，上天咎，然皆諸臣之誤朕也。」臨死把亡國之罪推在別人身上，但是諸臣是誰用的，他忘了深思，思宗昏庸荒怠，群臣率多卑劣無恥，大事糊塗，小事認真，一二堅貞之士

多受掣肘，有熊廷弼、袁崇煥、孫承宗而不能用，反而讒殺之，自毀長城，莫此為甚，社稷傾覆，應由他負責，即所謂在下位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焉，在此。

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謂天道之運作，是完全繫乎一誠字，而後四時八節周而復始，以及萬物之生生不息，則誠之者人之道也，以為吾人當也以誠為取法，要以誠待人，誠實做事，誠意無欺，則凡事自會順利不勉而中的，不思而得的，聖人便是從容中道的，對於「誠」是特別擇善而固執的隨時謹記在心。

誠的極致，更適用於博學、審問、慎思、明辨和篤行方面的學術研究。博學，是指智識的廣泛追求。審問之意義是周詳探討，慎思是道理的理性分析。明辨是要求證其真理之所在，而後要作出實際的身體力行。在未得結論之前，弗措也，措是擱置之義，也就是半途而廢，因又勉人曰：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，最後則謂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，以底於成功之道，則全得力一誠字耳。

註：窳音雨。陋劣，低級。

